

求闕齋文鈔

求闕齋文鈔

本衙藏板

船山遺書序

王船山先生遺書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卷國藩校閱者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張子正蒙注九卷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易詩春秋諸經稗疏考異四十卷訂正訛脫百七十餘事軍中鮮暇不克細紬全編乃爲序曰昔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子亦仁禮并稱蓋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於仁外之莫急於禮自孔孟在時老莊已誚禮爲德之失楊墨之指不同而同於賊仁厥後衆流歧出載籍焚燒微言中絕人紀紊焉漢儒掇拾遺經小戴氏乃作記以存禮於什一又千餘年宋儒遠承墜緒橫渠張氏乃作正蒙以討論爲

聖清

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數萬言注禮記數十萬言
幽以究民物之同原顯以綱維萬事弭世亂於未形
其於古昔明體達用盈科後進之旨往往近之先生
名夫之字而農以崇禎十五年舉於鄉目覩是時朝
政刻覈無親而士大夫又馳驚聲氣樹黨伐仇積俗
日敝故其書中黜申韓之術嫉朋黨之風長言三歎
而未有已旣一仕桂藩爲行人司行人知事終不可
爲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間終老於湘西之石船山
大定訪求隱逸鴻博之士次第登進雖顧亭林李二
曲輩之艱貞徵聘尙不絕於廬獨先生深閤固藏逸
焉無與平生痛詆黨人標榜之習不欲身隱而文著
成反唇之訕笑用是其身長遯其名寂寂其學亦竟

不顯於世荒山敝榻終歲孳孳以求所謂育物之仁
經邦之禮窮探極論千變而不離其宗曠百世而不
見知而無所於悔先生沒後巨儒迭興或攻良知捷
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名物訓詁音韻正詩
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高之儀號爲卓絕先生皆
已發之於前與後賢若合符契雖其著述太繁醅駁
互見然固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君子已道光
十九年先生裔孫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鄧顯
鶴湘皋實主其事湘潭歐陽兆熊曉岑贊成之咸豐
四年寇犯湘潭板毀於火同治初元吾弟國荃乃謀
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歐陽君董其役南涯
張文虎嘯山儀徵劉毓崧伯山等分任校讐先生之

書差爲完備。後之學者有能秉心敬恕，綜貫本和，將亦不釋乎此也。

書學案小識後

唐先生撰輯

國朝學案命國藩校字付梓既畢役乃謹書其後曰天生斯民予以健順五常之性豈以自淑而已將使育民淑世而彌縫天地之缺憾其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當究二儀之奧日月星辰之紀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狀草木鳥獸之咸若灑掃應對進退之瑣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時措而咸宜然不敢縱心以自用必求權度而繫之以舜之濬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

曰集義蓋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
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卽物而窮理卽物窮理云
者古昔賢聖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創解也自陸
象山氏以本心爲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遙承其
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而求
諸事物夫天則誠是也目巧所至不繼之以規矩準
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孟之知如彼而猶
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義之勤如
此況以中人之質而重物欲之累而謂念念不過乎
則其能無少誣耶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間有豪
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景逸顧
涇陽氏之學以靜坐爲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

者也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爲浩博惠定宇戴東原
之流鉤研詁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
爲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
非卽朱子所稱卽物窮理者乎名目自高詆毀日月
亦變而蔽也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
筋骨力勤於身迹等於許行之並耕病宋賢爲無用
又一蔽也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
笑百步之類矣由後之二蔽矯王氏而過於正是因
噎廢食之類矣我

朝崇儒一道正學翕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闢詖辭而
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亭顧亭林之徒博大精微
體用兼賅其他鉅公碩學項領相望二百年來大小

醕癡區以別矣唐先生於是輯爲此編大率居敬而
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瑣力行而不迫於隘三者
交修采擇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轍與變
王氏而鄰於前三者之蔽則皆釐而剔之豈好辯哉
去古日遠百家各以其意自鳴是丹非素無術相勝
雖其尤近理者亦不能饜人人之心而無異辭道不
同不相爲謀則亦已矣若其有嗜於此而取途焉則
且多其識去其矜無以聞道自標無以方隅自囿不
惟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則君子者已是唐先生
與人爲善之志也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館後學曾
國藩謹識

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咸豐八年九月善化孫芝房侍講鼎臣以書抵余建昌軍中寄所爲芻論屬爲裁定凡二十五篇曰論治者六論鹽者三論漕者三論幣者二論兵者三通論唐以來大政者七論明賦餉者一其首章追溯今日之亂源深咎近世漢學家言用私意分別門戶其語絕痛明年四月復得芝房書則疾革告别之詞而芝房以三月死矣旣爲位而哭且以書告仁和邵君懿辰於是爲敘諸簡首而歸諸其孤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廛市巫卜繕橐天鳥毒蠱各有專官察及纖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歎邱明之發凡仲尼之

權衡萬變大率秉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
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並列班范而下
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
王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

聖清膺命巨儒輩起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爲己任
江慎修氏纂禮書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澧氏遂修
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
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少闕嘗欲集
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爲一編傳於秦書之次非徒
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
固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握槩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
而齒髮固已衰矣往者漢陽劉傳瑩某雲實究心漢

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笮宋賢閒嘗語余學
以反求諸心而已泛博胡爲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
則當一一詳核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
獨而衆可從又曰禮非考据不明學非心得不成國
藩則大韙之以爲知言者徒也未幾某雲卽世臨絕
爲先令處分後事壹秉古禮國藩旣銘其墓又爲家
傳麤道漢學得失主客之宜藏諸劉氏之祔君子之
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
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
蔽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
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芻論所考諸
夫政蓋與顧氏江氏秦氏之指爲近彼數子者固漢

學家所奉以爲歸者也而芝房首篇譏之已甚其果
有剖及豪釐千里者耶抑將憤夫一二鉅人長德曲
學阿世激極而一鳴耶芝房之志大而銳進也與某
雲同其卒也寄書抵余以告永訣亦與某雲同其自
芻論外別有詩十卷文十一卷河防紀略四卷著書
之多與某雲異而其博觀而慎取則同其嫉夫以漢
學標揭也亦同而立言少異余故稍附諍論以明不
忍死友之義亦以見二子者之不竟其志非僅余之
私痛也咸豐九年五月湘鄉曾國藩敘

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槐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旣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厯城周永年書昌爲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爲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已久尤精力之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

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
用光碩士碩士旣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
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執叔陳溥
廣勇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
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
呂璜月滄交友月滄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
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於吳氏呂氏而益求
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
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
聞以相從學文爲事旣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
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
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溲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

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
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
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
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
儒畸士崇尚閎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
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
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
議以謂義理考据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
而後文詞有所附考据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競
競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
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
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